

朱經農
主編
沈百英

文學
庫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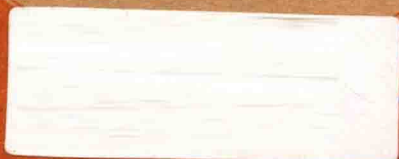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五運六期
白駒過隙
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五年級國語科

義俠故事

第二冊

編選者呂鑑平



白駒過隙
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天地
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
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義俠故事 第二冊

一 毀家贖友

唐朝開元年間，西南一帶的各蠻洞常向邊境擄人劫貨，人民很感痛苦。當時唐朝特派李蒙做姚州（在今雲南姚安縣）都督，叫他調集軍隊，前往剿撫。李都督手下有一位行軍判官，是當朝宰相郭元振的姪兒，名叫郭仲翔，爲人文武全才，性情豪俠，平日結交的一些朋友，也多是一時義俠之士。

郭仲翔隨着李蒙南行征蠻，路過劍南，接到一位朋友吳保安的來信，要他在李都督面前舉荐。仲翔心想吳保安既是幼時知交，更兼才學優長，便竭力在李都督前保荐。李都督一口應允，立刻備了文書，請吳保安即日來營任事。

不料文書寄發以後，李都督忽得探報，洞蠻已在邊陲橫行，於是立命星夜拔營起行，趕到姚州。正碰着蠻兵在城外劫掠財物，李都督就督率三軍，四下裏把蠻兵包圍起來。那蠻兵搶得金銀，無心抵禦，四散亂逃，被官軍殺得大敗。官軍乘勝再追了五十多里，方才下寨休息。

第二天，李都督再要前進，郭仲翔諫道：『蠻人奸詐無比，倘再追趕，恐被暗算。不如收兵暫回姚州鎮懾，一面派人招撫，使他誠服來降。從前諸葛武侯征討南蠻，七擒七縱，無非是想恩威並用。』李都督以爲羣蠻經此一戰，已經嚇得喪魂落魄，正可乘此掃滅，那里肯聽仲翔的話，就



下令全軍拔寨前進。過了幾天，官軍攀山越嶺，已到得烏蠻界上，只見四面高山崇峻，林木蔥鬱，不辨去向。李都督心中大疑，傳令暫退平原之處，尋覓土人引導，再作去處。不料正在退兵之際，忽聽得金鼓聲音從四下裏響起。那蠻兵漫山遍野，蜂湧而來，穿林渡嶺，和飛鳥一般敏捷。官軍陷在山谷中，四面被圍；又因連日奔趕，身體疲乏，那堪和蠻兵抵抗？因此被蠻兵打得落花流水，以致全軍覆沒。李都督無顏回朝，只得自殺。仲翔被蠻兵擄去，欲死不能，只得每天幫他們飼馬牧羊，砍柴刈草，彷彿做奴僕一樣。



可憐這次敗仗，漢人被擄的不下數百。其中有職位的經蠻酋審出後，許他寄信回去請求親族把金銀布帛來取贖。被擄的人自然紛紛寫信回家，希望趕緊籌款來贖身。家屬得信以後，當然也都百般設法去取贖。郭仲翔就是其中之一，可是蠻酋索價極高，非有一千疋絹帛不能贖回。仲翔心想只有伯父元振可以辦到此數，無奈路隔萬里，寄信爲難。忽想起吳保安此時定已得到姚州，不如託他寄信，豈不方便。隨即寫了一信，備細說明情由，請他早日到京告訴伯父，趕速設法取贖。寫完，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，仲翔便託他帶信前去。

解糧官回到姚州，正在探聽吳保安的住處，恰巧保安到了姚州，聽得官軍覆沒，也在探聽仲翔的生死，忽聽得有解糧官從蠻洞裏放回，便去探問消息。解糧官將仲翔的信交出，保安拆開一看，未及讀完，眼內淚珠直流，早哭得嗚咽不能成聲。經解糧官勸慰了一番，才止住了。回到寓所，立即寫一回信允

許爲他設法取贖，並託解糧官覓便寄去，以慰仲翔的心。一面收拾行裝趕往長安（唐朝京都）路過遂州（今四川遂寧縣）也不回家。不料趕到長安，郭元振已在一個月前死了，不禁大失所望。要想通知仲翔家中，又知他家十分貧窮，絕對拿不出這一千疋絹帛，便趕回自己家中。路上川資用完，把行李吃盡當光。回到遂州家鄉，見了妻子，放聲大哭。其妻張氏問他原由，他把仲翔被擄的事述了一遍，接着又說：『現在我要去贖他，無奈沒有力量，他在家鄉



懸望，叫我如何能安心！』說罷又哭了起來。張氏再三勸他說：『這不是你心腸硬，有意辜負他；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只好付之無可奈何。不必過分悲傷，徒然損害自己的身體。』保安搖頭道：『我從小和仲翔交遊，如今他在生死的關頭把性命交托給我，我偏不救他，這算得是什麼朋友呢？不贖仲翔回來，我誓不獨生！』說時頓着腳。

保安看看自己家境清貧，就是傾家蕩產，也只得二百正絹，如何濟事！他就決意撇了妻兒，自往姚州一帶販貨經商，一面探聽



仲翔消息從此日夜經營，節衣縮食，刻苦度日，不敢妄費分毫。那張氏同兒子孤苦在家，過了幾個年頭，眼看不能維持生活，只得尋往姚州去找丈夫。路上走了三五十日，盤費用盡，要想沿路求乞，未免可羞；要想自殺，又捨不得親生兒子。急得張氏在路旁放聲大哭。恰巧有一位官員名叫楊安居，從此路過，聽得她倆的哭聲，便下車詢問，聽得保安拋棄妻兒，毀家贖友的事，不由得感動良心，帶她們來到姚州。楊安居到得姚州，便又替她們差人尋訪保安。

一日，保安在姚州正接得南蠻來信，拆開一看，信上寫的是：

『保安知己：我自被擄後，日夜幫作苦工，偶一不遂，便受毆辱，苦不堪言。我雖曾設法脫逃過二次，可是路徑不熟，終被他們提回。每次提回，自然免不了受他們的毆辱。在我第二次被提回的時候，他們把我背上的皮一條一條剝下來，血水流得滿地通紅。兩隻腳呢，腿骨也幾乎被他們打斷。我要死又無法死。現在被他們送到南方來了。蠻主更覺

兇悍，曉得我幾次逃走，竟用兩塊三尺多長的厚板墊在我腳下，拿粗鐵釘把我的雙腳釘住在板上。我不要說不能逃跑，就是走路也痛不可耐。現在兩隻腳的釘眼裏已經潰爛，時時有膿血淌流出來。我發着咒：「爛吧！爛得厲害一點，索性把兩隻腳爛掉，讓我跪了走。我想跪了走要比釘了木板走好多吧！」

他們的索價太大了，我家裏那有一千疋絹來贖呢？保安！你別想法吧！我想死在蠻洞裏也不是一回希罕的事。再會！祝你保重！弟郭仲翔！

保安看了這封信，恨不得立刻贖他回來，可是十年來含辛茹苦，只積得七百疋絹帛，怎好去贖他！正在焦急的當兒，忽有人來找他，說：「楊都督召你去相見。」他到得楊都督處，都督下階迎接，親握保安的手道：「你對待朋友，真不愧古人所謂『生死之交』！現在你還要多少疋絹，才可贖得朋友回來？」

保安聽了，就說：『我想贖救我的朋友，可是我沒有力量。刻下只積得絹帛七百疋，還短少三百疋呢！』楊安居道：『那很容易，我在官庫中借四百疋與你，你可贖回他了。』保安推辭道：『爲友盡力，理所當然，怎好累及明公？』安居

道：『我敬重你對朋友的義氣，要想成全你的志願。』便囑夫役在官庫中取出四百疋絹帛來，一面令保安去見張氏和兒子。保安哪里肯聽，定要贖了仲翔回來，再敘家庭之樂。於是卽日收拾絹帛，攀山越嶺，趕到南蠻洞裏，交清



了絹疋，贖得仲翔出來。兩人相見，自然悲喜交集。保安忙把仲翔脚下的硬板取去，替他好生包裹，帶他回到姚州。兩人同去拜謝楊公，然後會見張氏和兒子。楊公爲他們設宴宣揚，大家都稱他們爲兩義士。

二 贈麥濟人

宋朝有個著名的人物名叫范仲淹，做過有名的當朝宰相。他出身寒微，從小就備嘗艱苦；做了官之後，依舊自奉節儉，常把所餘官俸施濟貧人。後來他在本鄉蘇州起立義莊，救恤族人；創辦義學，教育族中子弟。

他的兒子們受了他的薰陶，性格上也都和他十分相像。尤其是他的次子純仁，爲人寬厚忠恕，從不肯以聲色加人；可是大義所在，却挺然不可屈；真不愧是仲淹的肖子。如今單講他的一件故事，來證明他怎樣的見義勇爲。

仲淹在開封府做知府時，有一回買了麥子五百斛，裝載一大船，叫純仁

運回蘇州去。那時候的交通比不得如今，開封到蘇州已經不能不算是很遠的路程。純仁從開封動身，早行夜宿，不覺已是半月有餘。這一天到得丹陽地界，算來離蘇州只有兩三天的路程了。

船到丹陽停泊後，純仁上岸閑逛，忽然遇到父親的一位朋友石曼卿。他看見曼卿愁眉不展，說話時也唉聲歎氣，顯見得很有心事，便問他道：『老丈如有什麼爲難之事，不妨見告；小姪倘可効勞，定當盡力相



助。』曼卿聽了之後還有些支支吾吾，不肯實說；經不起純仁再三殷勤相問，才實告道：『舍下不幸得很，接連死了三個人，醫藥棺殮用錢不少，所有財物都已典當乾淨，還欠一身的債。如今告貸無門，而死者尙未營葬，以是日夜焦灼，不覺憂形於色。』說罷歎歎不已。純仁聽了，毫不躊躇的說：『這有何難！小姪儘可相助，老丈何不早說？可惜我身邊沒有多帶現錢。』便回頭指着自己的船道：『船上却有麥子五百斛，卽以奉贈，請羅去這麥子，易錢營葬，不知可夠不夠？』曼卿呆住半晌，才囁



囁道：『那還有什麼不夠之理！不過……』說着又止住了。純仁便問：『還有什麼問題嗎？請不要見外，從實告訴我吧！』曼卿說：『實不相瞞，我還有兩個女兒要出嫁……』純仁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『那也是正事啊！這一隻載麥的船也是小姪家裏自有之物，不妨一併相贈。請就把賣船的錢作嫁女的用度，不知可好？』曼卿道：『如此生受，怎樣叫我過意得去呢？』純仁道：『老丈說那里話來！區區小事，請勿掛齒。』

曼卿正在走頭無路的當兒，不料遇到這樣一個救星，把兩個問題一齊解決，自然喜出望外。於是純仁就導引曼卿到船上，將麥子和船一併交代給他，自己帶着舟子僕人上了岸，另雇一隻船回到開封去。

純仁回到開封來見仲淹。仲淹當然不知道這回事，以爲他已經打從蘇州回來，隨隨便便的問了一句道：『你從蘇州回來了嗎？』純仁道：『孩兒沒有到得蘇州。』仲淹聽了自然有些詫異起來，便問：『怎麼沒有到過蘇州嗎？』

純仁道：『請父親恕孩兒無禮！孩兒此番沒有稟明父親，擅自幹了一件事。』仲淹滿心狐疑，以為路上出了什麼亂子，不免吃了一驚，便說：『你且道來！』純仁就把途遇石曼卿，三喪沒有葬，兩女不能嫁，自己已把載往蘇州的麥子和船一併相贈的事，一五一十的向父親稟明。仲淹聽了，連連點頭，很坦然的說：『原來是這樣一回事！很好！很好！你的辦法完全和我的意思相合。要是我自己去的話，我』



也是這麼辦。』說罷又着實的稱贊了純仁一番，說他這件事辦得十分妥當。俗語說：『有其父必有其子。』我們看看范仲淹和范純仁父子，的確見得這句話很不錯哪！

三 成全妻弟

從前宋朝時候有個富翁，他祇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。他的女兒品性端莊，舉止溫文，又兼聰明伶俐，從小兒也曾上過學，讀過書，詩文寫算件件都能做得，所以富翁愛如掌珠。

他的兒子却是壞極了！你說他呆笨，倒也未必；祇可惜他誤用了他的聰明才智，不肯放在讀書求學上面；每日裏祇知捉雞打狗，使槍弄棒，翻江倒海的在家裏胡鬧歪纏。後來年紀稍大，又到外面去結交了些無賴子弟，更學得下流不堪，嫖賭吃着色色都來；他家裏有的是錢，他就整千整百的向父親要

了去，拿到外面胡使亂化。富翁起先因爲愛子心切，雖然明知他用錢無度，心中不大快樂，却又不忍拂逆他的意思，他要多少，就給多少，可說是有求必應。他的兒子有恃無恐，越到後來，膽子越壯，揮霍得越厲害了。富翁心想，這樣千依百順的給他亂化，不是道理；於是漸漸加以限制，不像從前那樣有求必應了。可是他從小兒使慣用慣了，一旦驟然減少了來源，他就能從此不揮霍嗎？而且又有許多無賴朋友引誘他，給他出主意。所以結果呢，他還是照樣的在外面胡作妄爲；沒錢的時候，他就偷偷的把家裏的東西拿些出去，可典當的典當，可變賣的變賣，換得了錢，立刻化完。

富翁知道了，也曾訓戒過他好多回；可是訓戒由你訓戒，揮霍由他揮霍，何嘗有絲毫效力！幾年以後，富翁的家產雖大，經不起這樣漫無限制的浪費，也就有減無增，一年短似一年了。後來富翁看看他簡直不可教誨了，有一天發了個狠，竟把他趕了出去；從此就脫離了父子的關係。